





(續第五版「爲中國而立」)

仇視香港的土壤。在客觀形勢的急遽轉變下，港大的精神不能夠再保持。在一九二一年通過的港大法律中，本來有說明港大的宗旨是「維持與中國的真好關係」。到了「一九五八年」，新的港大法律在立法局通過時，這條文終被刪去。

奴化教育的學府

失去了爲中國服務的理想，港大不過是間殖民地學府。在戰時的混亂中，香港的生存也受到懷疑，港大的目的更無人費神研究，總之，它每年爲政府訓練了大批公務人員。目睹中國急遽變遷的港大學生，無法調整民族情緒及西化價值觀念的衝突，更是不知所措。當時東南亞諸國展開的獨立運動，有如風起雲湧，但香港無可能獨立。前路茫茫，學子苦無思想出路，金錢變成了唯一的現實。於是港大學生埋頭讀書，而讀書是爲了文憑，文憑是爲了金飯碗。於是，在五〇、五一年度的學生年刊裏，學子們大談散文、小說、詩歌，沒有一篇提及中國的文章。

轉變的種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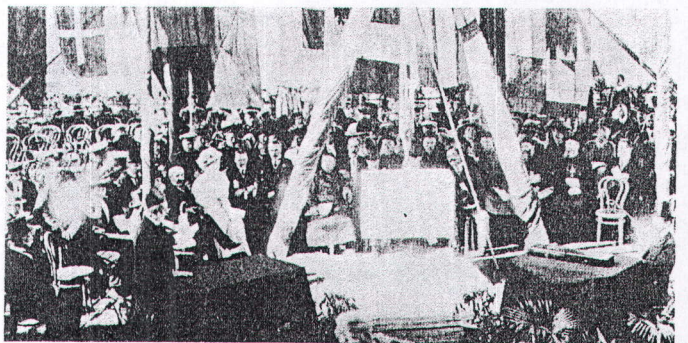
在如此沉悶的年代裏，轉變的種籽却靜靜生根。香港從極端困難的情況中，既脫胎換骨，從轉口港成爲工業城市，既典型的殖民地實業經濟成爲現代化的工業經濟，大大的增加了香港的獨立自主性。工業化又保持了香港在東南亞的傳統領導地位。直到現在，香港仍是東南亞最現代的城市。工業業及人口的激增，又爲香港帶來複雜的社會問題，如勞工、教育、社會福利等問題。港大如果只有四萬萬中國人服務的話，香港本身就如有四百萬中國人。在一九五八年，港大學生會成立了社會服務團，在窮苦的貧瘠地區修築路路，學生們也在摸索自己的道路。

行動的過程

一九六五年，部份港大學生爭取中文成爲學生會法定語文，是戰後港大學生第一個切實的運動。終於確定了中文在學生會的地位。六六年天星加價，學生會爲此召開特別會員大會，決議反對加價。緊接而來的六七年暴動，對港大學生的影響尤大。當時香港社會中的對抗行動，港大亦多有出現。見到的就有地下刊物，傳單等。經過了六七年校內的對抗行動，同學們對香港的社會、政治問題，有進一步的認識，對抗的經歷，豐富了組織和行動的經驗。六七年後，港大學生社會意識及政治意識不斷提高，乃有聲援捷克的示威，援助嘉民工友的行動，及在學苑或研討會中，對各政治、社會問題廣泛的辯論。

港大精神的重運

時至今日，大學改革運動中大部分的學生要求已經達成，我們亦在被務委員會爭取到學生議席，可是港大究竟爲誰存在？是爲了香港？中國？東南亞？是爲無國界的純學術研究？我們從歷史看到港大的使命，與香港的使命，有不可分割的關係。從一八四二年到現在，香港一直是外界與中國接觸最方便的地方，一直是全東南亞最現代化的城市。香港對中國，對東南亞，都有極強的衝擊。正因爲香港是如此獨特的地方，港大也必有獨特的使命。李光耀最近在港大的演講，爲港大的未來方向，指出了部份的答案。他強調了香港是全東南亞最現代化的城市，可以成爲東南亞發展的催化劑。然而，港大的任務，是否祇局限於東南亞？



一九〇三年三月六日港大奠基典禮



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先生蒞訪港大

在困苦摸索的學生們學會了以批判的精神分析政治、學生問題。因爲香港的獨特形勢，夾於兩大派系的宣傳戰中，久而久之，學生們學到了以批判的眼光作獨立思考，不致淪爲某一黨派的傳聲筒。六三年、六五年學苑中對小學七年制及香港教育制度的辯論，都以冷靜、客觀的態度，站在獨立的立場說話，這是港大學生分析力趨於成熟的證明。

港大的本身，也逐漸改變。因爲大陸政治形勢的變遷，香港成爲研究中國文化及中國問題的理想地方。中國在第二次大戰後的擴展，及亞洲問題研究中心的設立，是表示港大重新檢討港大與中國的關係。縱使邊界封鎖，香港仍然保留着它傳統的地位，仍然是中國對外接觸最方便的地方。

廣州隨感 白水

待踏上鄉土，一股熱氣不自覺地從心窩裏鑽出來。望着那無際的田陌，聽着那卡察、卡察的拖拉機聲，心裏實有着膨脹的感覺。腦子裏禁不住要問：爲什麼我們會與祖國的大地疏遠？爲什麼「江山多嬌」要先出自外國人之口？

車外柳絲如絲，腦子裏思潮翻滾。到廣州，下了車，頓然覺得自己處身在另一世界裏。這兒沒有五花的服飾。粗衣麻布，補綴衣裳既不會招人白眼，對那衣飾昂貴的港客也不曾投以羨慕之色。騰地裏覺得褐色配那套的繁瑣，侈麗。

在港澳僑胞聚裏，不時聽到這刺耳的話：「XX，食嘍！你曉有幾何食大餐呀！」這是什麼？是施捨？是憐憫？還是香港果真是個富庶的社會？又是誰使這些港客仍有着大陸人民吃不飽、穿不暖的錯覺？

六九年發生了大學改革運動。港大受到了師生們史無前例的猛烈抨擊。港大學生再不自以爲是，高聲的醒醒而自來。我們看到香港社會的缺點後回過頭來，更不願導向改革社會。於是港大久被遺忘的目標，再度被提出來，爲學生們熱烈所討論。我們又作出一連串的校政改革提議。

寫的是：批判刑事犯XXX及XXX大會。會上宣讀他們連串罪狀，台下不時和喊着口號。腦子裏忽地一片空白，身不自覺地顫抖一下。怎樣的，這些青少年刑事犯竟是我們要與原型的接班人？這廿多年的革命難道真的打破不了人的劣根性？抑還是這制度的產物？中國的明天會怎樣？我們吃飯是打游擊的，東闖西蕩的司機們同車，他們三人吃的是：紅燒魚頭，蔥爆牛肝，號乳鴿，菜炒牛肉，冬瓜粒湯，還瀝上四兩黃湯。杯酒間，竟然也帶到生死問題來，調子有灰，有酸，也談到有過今朝醉，那「不怕死，二不怕苦」的刑事犯們，是他們不能看到中國的明天？還是文革對他們有了打擊？

臨走的日子里，碰上好幾班到廣州應酬的朋友，有中大的，有浸會的，不下六七十人，港大的同學倒沒有碰過，是什麼使這班本應四處求知的同學們龜縮起來？

出了拱北，回頭望着那高大的拱門，不禁對十日前多的疑雲笑起來，他們會留着你這一大學生一幹嗎？要添加勞動力還是要我們只懂理論，理論，非非文憑的種子？